



官念

○ 杨健

呵呵，没写错字，百度百科里都收了这个词，说的是那些跟“当官”有关的念头。

到了毕业20年后的这个年龄，同学聚会，一般比两件事。明着比的是孩子。谁家孩子争气，当爹妈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，毫不掩饰也用不着掩饰。暗着比的就含蓄多了。因为牵扯着名校毕业生敏感的神经，得意，显得轻浮；失意，又有失器量，便只能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地成为一个“潜话题”，弥漫在觥筹交错的热闹空气里，看不见，却时时刻刻都触手可及。

其实清华的校训里从来没有一条说，从这个校园走出去就一定要做官。但正像鲁迅说的，（做官的）希望本是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我们生得太晚，而我们的学长又太牛，我们便无可选择地被推到了这条路的入口，你说走还是不走？

记得刚毕业没几年时，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有次领导找谈话，暗示应该更加自觉些成熟些，为走上领导岗位积累资历和素养。我竟然脱口就说：“当领导有什么好的？不贪不占累死，能力不够骂死，以权谋私找死。”领导叹了口气，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：你現在睡的是单人床，从来没睡过席梦思，你怎么就知道睡席梦思不好呢？

现在回头想来，这大概是一个年龄大20岁、级别高三四级的领导，对他无知的下属所说的最推心置腹的一番话。可惜我很多年内都没有听懂。

有一位学长，少年得志，不到30岁就身居高位，进了所谓后备干部名单。差不多有近十年时间，他一直是我們钦佩和学习的榜样。可谁承想，这个榜样就像路边的纪念碑，十年时间里竟纹丝不动。眼看着后进者一个个拾阶而上，榜样成了“谁笑得最早，不见得最好”的样板，当事人和旁观者看了都不由得着急。

我的另一位老领导这方面很看得开。有一次去机场排队，老人家随便找一队站定，大有“看花开花落，随云卷云舒”的淡定——“排队就像做官，谁也说不好哪一队走得最快到得最早，甭一着一急。”最后那拖着长

音说出来的三个字，让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。

但是，但是，一旦走到了这条路上或者说准备走上这条路，一点都不着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子曰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而以我本人的经验，吾罕见为官而不想升者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总喜欢向人表白自己不好（爱好的好）做干部。向毛主席保证，这话的诚实性在90%以上。但没想到，这样的表白多了，有热心的同事看不下去了：你呀，别没事总提这个茬儿。首先，你让提拔你的领导不高兴，好像你不领他们的情似的。其次，你让你身边的人不舒服，他们要么觉得你虚伪、标榜清高，心里藏着更大的野心，要么觉得你显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实在。

我当时惊出一身冷汗。原来，在大家眼里，官迷是可以接受的，反倒是不迷官让人觉得不正常，不堪信任。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。

这样的文化里，有着各种各样复杂难懂的潜规则，令情商不够的人无所适从。比如说，你为人处世不能过于个性鲜明，同僚做的好事，你要时时挂在嘴边；圈里那些你并不欣赏的惯例，也要尽量随俗，否则会让人不放心你这个“异类”。再比如说，你要慢慢学会“站队”，不要幻想做“逍遥派”“不粘锅”，很多时候，你越想走“第三条路线”，越有人逼上门来，非要把你这个难得的“可争取和教育的对象”拉过去不可。

我曾经十分鄙夷那些把级别印在名片上的官员，觉得如小人得志，令人齿冷。但一次有趣的经历，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幼稚的念头。那是一次座谈会，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的我被安排去分管会务。领导交代，印名单、排座次、打桌签，都要严格按照级别和重要性的顺序，不得有误。在终于弄清楚了各个地方、部门、行业的序列之后，一个协会顾问该如何安置让我伤透了脑筋。各种办法想尽了仍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的一张名片帮我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：上面赫然印着——“正局级”。在那一刻，我对他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激！